



古今類腋

為學
道德

四

13
1802
4



門 1 3
葉 1802
卷 4

新選古今類股卷之七

為學類二

義利

聞邪

窒慾

改過

慎獨

循序

誠偽

教誨

義利

否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夷文曰。君子行義不食也。○困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左傳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禮運曰。聖人能以天下為一。中國為一人者。非志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七

為學類二

義利

闢邪

窒慾

改過

慎獨

循序

誠偽

教誨

義利

否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夷爻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困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左傳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禮運曰。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非意



度之也。必知其情。辟開于其義。明于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坊記曰。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殺食坐皮鄧子曰。淵淵之水。寒冽不能凍其流。坦坦之士。窮厄不能喪其身。

荀子曰。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先其好義也。雖桀紂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先。利上重利則利先。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欲惡取舍之權。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熟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

患也。○果敢而振，猛貪而利，悻悻音倅然，惟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續統訓曰：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治。新語曰：美女以貞顯其行，烈士以義光其名。君子以義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利相亂，賢者以義相

說苑曰：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

史鄒陽曰：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

漢楊惲曰：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

宋顏延之曰：道者識之，公情者德之，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如嚮，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

梁蕭統曰。自銜自美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明達之用心。

宋程子曰。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欲利已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怨。○堯舜之為善。與桀跖之為惡。其自信一也。

張子曰。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厭。而外物有限。惟道義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利於民。則可謂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道二。義與利而已。義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達。而利者。犯荆棘。

入險阻之私徑也。人之秉彝。固有坦然正路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反犯荆棘。入險阻。顛冥終身而不悔。獨何與。血氣之動於欲也。

邵子曰。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

南軒張氏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饑之必食。如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紛籍牽滯。而卒失其正矣。○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

胡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

闢邪

乾文言曰。闢邪存其誠。

蔡仲命曰。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

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竒技竒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家語載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四曰白

記醜而博餘與此同

周禮曰去其淫怠與其奇衰之民

衰音牙
奸思也

家語曰小辨害義小言破道

荀子曰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多能非以侈蕩是則謂之知辨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詘音世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天下有不以是為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耶若夫非分是非非辨治亂非治曲直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

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

恣睢怒貌妄辨而幾利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

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

傳曰析辭而為察言物以為辯君子賤之博聞彊志

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

呂覽曰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大惑

繁露曰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其慧足以惑

遇其辨足以飾非其堅足以斷辟其嚴足以拒諫此

非無材能也其施之不當而處之不義也

漢郊祀志谷永疏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於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竒。恠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未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造音遙遠也。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音圓。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莫暮。穫黃冶變化外冊鍊成黃芽乃可化金。堅冰淖溺淖音泥也。淖也。淖溺消化也。丹云恒河水解也。化色五蒼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是以明王拒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在日月上。臨下照曰。倒景。崑崙上有縣圖。腹中五倉。存不饑。身中五色。存不死。

魏曹子建曰。大。三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婦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蓋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為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玉爵以榮之。清閒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以為天下一笑矣。若夫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耀光。芻豢所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音。觀無采之色也。

晉王坦之廢莊論曰。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摩頂之
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
道。而况下斯者乎。
宋慧琳均善論曰。要天堂。以就善。曷若服義。而蹈道。
懼地獄。以教身。孰與從理。以端心。禮拜以求免罪。不
由祇肅之意。施一以徼百倍。弗勝無恡之情。美泥洹
之樂。生耽逸之慮。贊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道在無
欲。而以有欲要之。北行求郢。西征索越。方長迷於幽
都。永繆滯於昧谷。

梁范縝神滅論曰。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
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
豆。列餅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
於行。音杭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遊。貨殫於泥木。所
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同壅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
無限也。若夫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
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
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
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為以

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唐陸贄曰。小人之蔽明害理。如日之有昧。耳之有混。
嘉谷之有蠹。梁木之有蠹也。有國家者。不得不關之
耳。

韓愈曰。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
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
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
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
衛而出之於境。不令貳於衆也。况枯朽之骨。凶穢之
餘。豈宜以入宮禁。

唐介上疏曰。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以聚斂
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總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
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邠也。
宋范鎮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
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
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
意淺。是以主操涉於貧友。老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
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稌。音塗之期友。

無遺秉

斛十六

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已。

歐陽子曰。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于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亦無所施于吾民矣。蘇洵曰。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拾好名之士。與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有

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

程子曰。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返。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王之為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為甘。則人不能以蘖亂之矣。知聖人之為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古之學者一。今之學

者三異端不與焉。文章之學。訓詁之學。儒者之學。朱子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后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后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切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倡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楊慎璣語曰。貴清靜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實者。束拘也。本莊子束於教。以柱下為誕辭。六家之旨。既已異矣。三語之椽。強而同之。

空慧

順之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損爻曰。君子以懲忿窒慾。

禹謨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旅爻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左傳楚人得王。獻諸子罕。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滅文仲曰。以欲從人則治。以人從欲。鮮濟。○齊桓公飲

陳完子酒而樂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禮成。不繼以淫。義也。以君禮成。弗納于淫。仁也。○慶氏亡。與晏子邺殿。弗受。對曰。慶氏之邑足歆。故亡。吾邑不足歆也。益之以邺殿。乃足歆也。足歆。亡無日矣。

禮運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樂記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化而人化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君子及情以和。

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志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儒行曰。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國語曰。私欲弘多。則德義鮮少。○關尹子曰。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目視彫琢者。明愈傷。耳聽交響者。聰愈傷。○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

於內。

荀子曰。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耳非是。無欲聞也。心非是。無欲慮也。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夫之謂成人。

文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慾。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莖。故聖人損慾以從性。

呂覽曰。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廢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疆。命之曰爛腸之肉。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節嗜慾。釋智謀。去巧故。而游意乎無窮之次。事心乎自然之塗。若此。則無害其天矣。

淮南子曰。子夏見曾子。一癯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說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癯。先王之道勝。故肥。○鑑明者。塵垢弗能翳。埋

神清者嗜慾弗能亂。

亢倉子曰。剪情欲則神全。○外靜而內動者。搖思而損性。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名。

說苑曰。鳥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

劉子曰。虺音交虎聲也虎在前。地有隨珠。雖貪如盜跖。手

不暇拾。懸鼓向心。路有西施。雖嬖如景陽。目不暇視。利緩而害急故也。

蘿山子曰。子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

留聲音。故聰全。舌不留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晦其明。忘其味。是之謂通原。亢倉子曰。克保三全。是謂清賢。

王華子曰。養生莫大於寡慾。害生莫大於多慾。多寡之分。非必去之而後已也。欲者。人生之所資也。豈必能去之。君子寡之也。將以全生也。全生之道。非欲則不可。故惟寡之而已矣。

化書曰。思鹽梅之狀。則輒有所吐而不能禁。見盤餽之盛。則若有所吞而不能過。饑思啖牛。渴思飲海。故

慙之于人也如賊。人之于慙也如戰。

史樂書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頌音容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已。天理滅矣。

蔡澤說范雎曰。翠鴿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遠死避辱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

元帝敕東平王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慙。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

漢書馬融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慙性。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

張敞諫膠東王遊獵曰。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音。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惡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慙者。將

以卒二君而全宗祀也。

潘尼安身論曰。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

宋顏延之廷誥文曰。古人恥以身為溪壑者。屏欲之謂也。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去明即昏。難以主一。

唐柳澤諫玄宗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可慾

而心必亂矣。昔露臺無費。明君不忍。象箸非大。忠臣憤歎。用浮巧為珍玩。以譎恠為異寶。乃治國之巨蠹。明王所宜嚴窒也。

宋周子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

程子曰。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恐尤。張子曰。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

陸象山曰。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為己益。以存心養性為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為能見微而知著。過人欲於將萌。南軒張氏曰。人欲橫流。強止遏之。未有不奔潰湍決者。此鯀治水也。水之性。無有不下。禹能順而治之。行其所無事也。自然平治。人之良心。豈無發見之時。引而伸之。涵養而擴充之。天理明。人欲自消。伊川所謂明得一分天理。滅却一分人欲。高廟與侍臣論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

正于男女宮室飲食服飾而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欲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為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于民。為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滅身。宋濂曰。行遇刃者必避。食逢鴆者必舍。懼害已也。惡色藏劍。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薛文清曰。無欲則所行自簡。

王文成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

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為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據以媒利。是盜資也。

楊慎璅語曰。六欲興而真靈缺矣。五綦熾而冲和喪矣。缺其能圓乎。喪其能融乎。圓融殞而天閤至矣。

改過

豫爻曰。冥豫。成有渝。无咎。言沉昏豫樂既成而能變之 ○復爻曰。頻復厲。○中行獨復。○迷復凶。○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益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繫辭曰。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顏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爾雅曰。無說命曰。無啓寵納侮。無耻過作非。

小過曰。子其懲而必后患。必敬也 莫予荇。音俇使也 蜂。自求

辛螫。音釋 肇允彼莠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

於蓼。音了味辛苦成王言予何懲而謹乎荇蜂而得辛螫信莠蟲而不知其能為大鳥蓋指管蔡事

左傳曰。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

之美。○人惟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哀職有
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
檀弓曰。子夏喪_平其子而喪_去其明。曾子吊之。子夏
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
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
之人。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_平爾親。使民未有聞
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
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
索居。亦已久矣。○過言不再。流言不極。

鬻子曰。文王問於鬻子。人有大忘乎。曰。知其身之惡
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其行如此。是之謂大
忘。
尹子曰。厲之人。夜半生子。汲汲取火而視之。惟恐其
似已也。孰謂負惡者。而不自知乎。
劉屏山曰。良心之放。必有端也。慮端不弭。必形於言。
言端不弭。必形于過。過深于言。言深於慮。
呂覽曰。君子責人。則以仁。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仁。則
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

飾。

淮南子曰。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

說苑曰。桀囚於焦門。不能自非其所反。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而君子之愧也。

潛夫論曰。嬰兒過飽。貴臣過寵。父母過于媚子。人君過于驕臣。

說訓曰。君子好聞過而無過。小人惡聞過而有過。危辭曰。君子喜聞己之過。而惡言人之過。聞己之過。則其過可得而遂改。言人之過。乃所以益己之過而已。

史。齊臣告景公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

漢。光武勞耿弇曰。始雖垂翅回谿。終當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後魏常景曰。夫悔未結。誰肯曲躬。夫禍未加。誰肯累

足。故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轍。改之無及。故狡兔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

唐傅奕勸高祖更隋制曰。懲沸羹者吹冷壘。傷弓之鳥驚曲木。

陸贄曰。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頌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

宋周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烏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曾鞏曰。王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

曰。安石輕富貴者。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為。吝於改過耳。

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為如制驛馬如斡礮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備慝辨惑。而成崇德徙義之功。

王文成曰。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

時自見已過之功也。○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即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為貴。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為無過。即非所以為聖人矣。

慎獨

五子歌曰。不見是圖。

抑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觀。

禮器曰。天地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是故君子慎其獨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

人。晏子曰。君子獨立不慙於影。寢不慙於魂。

荀子曰。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昏昏之事者。無赫赫之功。

鬻子曰。謂天蓋高。而聽甚卑。謂日甚遠。而照甚近。謂神甚幽。而察甚明。

淮南子曰。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

說苑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

劉子曰。人之須善。猶首足之須冠履。今處顯而修善。在隱而為非。是清旦冠履。而昏夜裸跣也。可乎。

化書曰。梟夜明而晝昏。雞晝明而夜昏。其異同也。如是夫。耳中磬。我自聞。目中花。我自見。則是晝不得謂

之明。夜不得謂之昏。能齊昏明。其大人乎。

漢枚乘曰。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

梁明山賓表曰。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

晉史曰。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為惡一日。聞於天下。雖

自過當年。而終身見唾後代。亦猶盜鍾掩耳。宋人得

欲負之而不能乃碎之其聲况以衆人為不聞。銳意

盜金。謂市中為莫覩。出莊子攫金之時故知貪於遠

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

程子曰。人為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已知也。而

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

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

也。○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

陸九淵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

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

呂氏曰。夫易以溺人。汚人者。色與貨也。非禮非義之

事。雖甚不良之人。徃徃畏人之知。而不敢肆。苟人所

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不當為。能

保其不為乎。若顏叔子之達旦秉燭。若楊伯起之莫

夜却金。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為。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真能慎獨者也。

黃氏曰。理義之精微。心術之隱奧。所差甚微。而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決。不可不察也。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天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慎其獨。

崔銑松窓晤言曰。慎獨。其學之樞邪。口然而心違。貌勉而志反。事改於發念。義就於襲取。皆慎之蠹也。功如桓文。詞如賈馬。勇如賁育。玄如莊列。如其心之欺。何。假之也。外之也。激之也。馳之也。

循序

漸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德善俗。○係辭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太甲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甫田曰。婉兮孌兮。總角卬音音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冠名兮。

戒人驥等

學記曰。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音遜。○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良冶之子。必學為箕。良弓之子。必學為箠。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察於此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尹子曰。司馬蒯賁。天下之攻擊劔者也。令提劔鋒而掉劔觚。必刎其指。而不能以陷腐木。况金甲乎。若順提之。則凡夫亦可以善剗截。

荀子曰。不積古頭古字。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

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一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鏤

音屑也。而舍之。朽木不折。鏤而不舍。金石可鏤。○學惡

音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不

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

若行之。學至乎行之而止矣。

淮南子曰。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

優游。故能化。○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

則悲。

呂覽曰。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勳。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監子。引其捲。而牛恣所以之。順也。

韓詩外傳曰。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揚子曰。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

乎天地。則見聖人。史秦惠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

以兼并。北齊魏收戒勵子姪曰。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篲而

進。及於萬仞。後魏陽固演贖賦曰。道有大而由小。義有顯而必微。

宋程子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

朱子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

南軒張氏曰。燕人遠越。其道里之所從。城廓之所經。山川之阻脩。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

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

發輒而歎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為孝必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始為悌必自徐行後長始故善言學者必以洒掃應對進退先焉

饒氏曰道本無難知難行之事學者患不得其門而入耳苟得其門而入則由愚夫愚婦之可知可能以至於盡性至命之地無遠之不可到也

明劉基擬連珠曰淵之深者流必緩聲之大者響必悠是故政以漸成則民不駭俗以漸變則功不偷

拘虛晤言曰狂沙成丘而風散則卑聚潦成合而雨止則涸此赫赫之勢小人所幸卒然之遇鄙夫所喜而君子戒一簣之虧務成章之漸有以哉

誠偽

繫辭曰情偽相感而利害生

周官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關尹子曰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尹子曰。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而長弘死。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新書曰。言行惟一。謂之真。反真為偽。行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為偽。

說苑曰。樂羊食其子。有功而見疑。秦西巴放麋。有罪而益信。巧詐不如拙誠也。

揚子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偽。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

中論曰。勤遠以自旌。托之乎疾。固廣求以合眾。托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譽。托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托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語。籙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游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輯柔其顏。託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擊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已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道。說林曰。甚哉。似是之足以惑人也。西方有獸。名曰騶。

虞其性好生。出則天下偃兵。人以其文之似虎也。而遂以為真虎也。南方有鳥。名曰昭明。其性好亂。出則天下交兵。人以其羽之類鳳也。而遂以為真鳳也。故王莽之謙恭。似周公矣。而終以居攝篡漢。安石之經術。師孔子矣。而終以新法禍宋。○飾羊以為虎。其皮則虎也。而其性則羊也。接梅以為桃。其實則桃也。而其味則梅也。是故色厲者不免於內荏。而論篤者未必為君子。

蘇秦語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人。也。

後漢王良傳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季文子之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毀譽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郎顛引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馮緄上順帝疏曰。勢得容姦。伯夷可疑。苟口無猜。盜跖可信。故樂羊陳功。文侯示以謗書。

後漢杜林傳論曰。夫威力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

以圖已。詐窮則道屈。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杜林
行義。烈士假其命。人之助順。有不誣矣。

蜀却正釋譏曰。家挾殊義。人懷異計。從橫者歛休筆切速
也。披其胃。徂詐者暫吐其舌。

杜畿子恕曰。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惡所憎。譽
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

晉高光傳論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
足而退有餘也。

稽康養生篇曰。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
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闕。何者。匿情矜吝。
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為行也。

戴逵論曰。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主。則
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
偽。

宋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
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
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動以天為無妄。動

以人欲則妄矣。

張子曰。獨見獨聞。雖小異。惟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險幸也。○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肢。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楊慎璣語曰。以鄉原竊相位。胡廣也。以鄉原竊天位。王莽也。

劉基擬連珠曰。太陽未升。燭火與流螢並照。繁霜未降。舜花與小草同研。是以蛟蜃之市。不可以稱有國。稊稗之秋。不可以言有年。

王文成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為君子。

教誨

蒙卦辭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音再三瀆。

瀆則不告。利貞。○爻曰。發蒙。利用刑人。刑夏楚也用說。音脫

桎梏。刑拘也。言既刑又當稍寬以觀其後。○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坎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益稷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

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小宛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

誨爾子。式穀似之。○繇蠻曰。教之誨之。○抑曰。於乎

音鳴呼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

言提其耳。○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

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

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返。謂之大成。○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宵雅。小雅肄習也。歌。習。小雅。三詩。官其始也。入學鼓篋。遜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子思曰。夫剖石者。乘其釁。開鑰者。透其簧。義有會。理有解。目覘耳剽。兀兀方寸。不暫開焉。性何由發哉。

國語曰。籒籒口柔不可使俛。戚施偃不可使仰。僂僂僂

僂。名其人。極短。漢僂。僂。木。慕。義。貢。獻。不可使舉。侏儒矮人。東方朔傳。侏儒。長三尺。

不可使援。矇矇矇。矇。同。矇。矇。子。不可使視。嚚瘖信。不。道。忠。不

古今類聚 卷七
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縛。遽篠蒙瓊。侏儒扶盧。矇瞶修聲。聾聵司火。僮昏器瘖。僂。官師之所不材也。○今夫士群萃而州處。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今夫工商農。群萃而州處。辨其功苦。察其四時。盡其四肢之敏。以旦暮從事於四方。市野以飾。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工商農之子恒為工商農。
荀子曰。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精於道者。兼物。○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尊嚴而憚者。艾而信。誦說而不陵。不犯。知微而論。○血氣剛強。

則柔之以調和。智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衆駑散。則刳之以師友。怠慢剽棄。則炤之以禍災。愚歛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揚子曰。或問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顏淵矣。曰。顏苦孔之卓是已。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歟。顏氏家訓曰。學者之心。發於憤憤。其見必卓。開于冥冥。其詣必深。

新譚曰。飲羽之鏃。非勇力所能習。必自得于弓矢之外。聖賢之學。非口舌所能罄。必自得于提撕之中。闡微訓曰。聖賢之言有六似。學者不可不察也。明易者似膚淺。發微者似迂闊。循誘者似秘密。廣譬者似支離。直指者似凌施。樂告者似強聒。

劉子曰。青出於藍。而青于藍。染使然也。冰生於水。而冷於水。寒使然也。鏡出於金。而明於金。瑩使然也。後魏王嵩論蕭衍伐西域曰。思歸有道者。則引而納之。受疑去危者。則援而接之。

韓愈進學解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柳宗元遺太學生何蕃書曰。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

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蕩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致之。是為教。故曰言

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故使歸而求之。○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覺之。則不蒙矣。○任其自為。聽其不為。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暴者衆矣。聖人所以貴於立教也。

張子曰。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

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
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
此。○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
問乃有知。有如時雨化之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
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

程敏政序丘濬文集曰。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則有
學的之編。懼學者之不知變也。則有世史正綱之作。
懼學者之明體而不適于用也。則有大學衍義之補。
其言鑿鑿乎。必可見之于行。行之必可以興文治。洽
文教。而致吾君于堯舜三代之上。流聲實于兩間。作
楷模于來世。使道不為空言。蓋先生之志如此。而文
亦足以發之。不可誣也。

王文成曰。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
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
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故君子
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
古。要在入於善。○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

古今類月 卷十
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子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楊慎瓌語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也。非其人如聚斲而鼓之。得其人如聚沙而雨之。微子所以歎蓬飛。仲尼所以感桑落也。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七終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八

道德類一

心性

命仁

義禮

智

信神幾

心

坎辭曰。惟心亨。行有尚。○困彖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係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能說諸心。能研諸慮。

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禹曰。念茲在茲。○咸有一德曰。一哉王心。○康誥曰。宅心知訓。○用康乃心。顧乃德。○旅獒曰。玩物喪志。志以道寧。○畢命曰。雖收放心。閑之維艱。

國風定之方中曰。匪直人也。秉心塞淵。騷牝三千。○

國風鳴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

兮。○桑柔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競爭也○小宛曰。惴

惴惴音贊翼翼。○無貳爾心。○周頌曰。於緝熙。殫厥心。於音烏

緝音衣曰。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禮運曰。人藏其

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中。不見其色也。欲一以

窮之。舍禮何以哉。○玉藻曰。非僻之心。無自而入。○

學記曰。入學鼓篋。遜其志也。未卜禘。不視學。道其志

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樂記曰。人心之動。物感

使之然也。○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

矣。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

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

荀子曰。君子之學。入乎耳。感乎心。希乎四體。形乎動

靜。

淮南子曰。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筭。謂之心。見本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由。謂之道。

道者。置之前而不輕。錯之後而不軒。軒輕猶輕重前頓曰輕後頓曰

軒詩如輕如內音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

窳震掉輕揚也周禮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

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罪也。○任登勸魏宣

子與智伯地曰。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

吾所亡也。指智伯求地不已言○能用人力者。能

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能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

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人而得已者也。

○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

而不察方員。人心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况一

世而撓滑之。曷得湏臾平乎。

敢問潛心於聖。揚子曰。昔者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

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四海為遠。

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文中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心迹之判久矣。

無能子曰。夫浩然而虛者。心之自然也。今人手足耳目。則任其自然。至於心。則不任其自然。而為焉。欲其至和而虛通也。難矣。

晉裴頠崇有論曰。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制事以非事。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

宋慧林均善論曰。有迹不能不蔽。有術不能無偽。

梁張纘南征賦曰。人之寓於宇宙也。何異夫栖蝸之爭戰。附蝸之遊禽。而盈虛倚伏。俯仰浮沉。矜榮華於尺景。總萬慮於寸陰。彼忘機於粹日。乃聖達之明箴。妙品物於貞觀。曾何足以繫心。

宋顧愷之定命論曰。聖人懷虛以涵育。凝明以洞照。惟虛也。故無往而不通。惟明也。故無來而不燭。蘓綽奏周文書曰。埋人之體。當先理已心。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

唐張玄素諫太子承乾游畋曰。夫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宋周子曰。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牯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由象識心。狗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遠。

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為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為善。且為未善。况有意於未善耶。○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成心

忘。然後可與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

與。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

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

幻妄。真所謂疑冰。夏虫疑水者與。○有無一。內外合。此人

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見聞為心。故能不

專以見聞為用。○虛心。則無外以為累。

邵子曰。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

焉者。聖人之事也。○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

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

之於身。人得而聞之。行

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萬物亦我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思鬼神。而况於人乎。况於物乎。○心者性之郭郭。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法矣。今人皆反之者也。○聖人之心。明鏡止

古今類用
卷八
七
水。

朱子曰。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人之欲全體此心而常為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至。而主敬之功專。使胸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遍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依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絕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真對越乎上帝而萬物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既感也。則妍媸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環固周流該貫。莫不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數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涵。純是天理。天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

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此心所以為至靈至妙。凡理之所在。其思隨之。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世。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為者。

胡五峯曰。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知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胡安國曰。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

蔡氏曰。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忘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

真德秀告寧宗曰。以一心而受衆慾之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

魏了翁告寧宗曰。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

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

高廟因朱善進心箴而言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伎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慤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高廟與侍臣論天人相與之際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為天。○高廟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為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鑑照萬類。一為物誘。則鏡垢水滓。豈能照物。

劉基擬連珠曰。有形之器欲虛。惟虛即可以納理。無形之理欲實。惟實則可以充器。是故性無不誠。然後能明一心。心無不明。然後能應萬事。

陳獻章詩曰。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薛文清曰。萬物不能礙天之太。萬事不能礙心之虛。○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忮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

張司空曰。心者神明之舍。而萬事之筦也。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圖王而王。圖帝而帝。變化於頃臾。而彌綸於遠邇者也。

陳琛正學編曰。無一時而或息者。天地之化也。無一時而不感者。人心之機也。而亦變於外。取與而誠。王文成曰。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昧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道無形體。萬象皆一物也。以顯晦而言。人心其機也。

楊慎璫語曰。心如死灰。寂滅也。心如宿火。寂感也。○牛馬者。家畜也。縱之。堯牧則悍。鷹鸇野鳥也。一為繫絆則馴。此收放心之說也。○

性
係辭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義

之門。

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

惟后。○西伯戡黎曰。不有康食。不虞天性。歲饑饉而民失恒心

○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

大雅烝民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

王制曰。民生異俗。性情之遲速異齊。○樂記曰。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德者。性之

端也。

左傳曰。勿使失性。○素天地之性。○子產曰。氣為五

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

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問者曰。人之性惡。則

禮義惡從生。應之曰。凡禮義者。生於聖人之偽。非故

生于聖人之性也。

呂覽曰。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仕之

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不知輕重。則重

者為輕。輕者為重矣。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

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

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懽。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富貴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焉。性惡得其傷。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招的萬物彰彰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則神酥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若天地然。○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

淮南子曰。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柰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鍾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為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

爭以害其性。○智巧聰明為性之障。

董子曰。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復二十日而後能

為雛。繭待繅以涸湯而後能為絲。性待漸音煎於教訓。

而後能為善。善教誨之所然也。非質撲之所至能也。

故不謂性。性者宜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

也。善所自有。則教訓已非性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

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

不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為然。在性者以為不然。何

不通於類也。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繭之性。未能作絲

也。麻之性。未能為縷也。粟之性。未能為米也。性者天

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

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

揚子曰。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

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

論衡曰。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

惡者固可教。告率勉使之為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

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

絲也。其有所漸化為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為

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是故揚子哭岐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為惡，惡可變為善，猶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天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也。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

漢匡衡上成帝疏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音沉靜安舒者，戒於後時。

宋張充書曰。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墳。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用。

蘇綽上周文書曰。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敦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敦和則天下自治。

蘇威傳。隋煬帝詔曰。玉以潔潤。丹紫莫能渝其墳。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

宋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

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
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大小
有定。

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太和
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網緼相
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
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太虛無形。
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容形爾。至靜無感。性之
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容形。與無感無

亡者。可與言性矣。○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
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游氣紛優。合而成質者。
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
大義。○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
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
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莫如之何
矣。○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
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天所性

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水。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耳。○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疊疊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

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又大而已矣。○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謂天地為從也。○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以兼於中。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己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

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于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

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朱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

蔡九峯曰。真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為其所為。不為其所不為。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閑之疇曰。天地無心於閑。而自發於春夏。聖人無俟於閑。而誠自無不存。衆人必力於閑其邪。斯存其誠。閑之又閑。以至於無俟乎閑。存之又存。以至於無

俟於存。則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元張德輝對世祖曰。聖人與天地終始。其性無往不在。

命

乾彖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說卦傳曰。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義。○

義。

咸有一德曰。天難諶。命靡常。○盤庚曰。恪謹天命。○
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召誥曰。我不可不監於有
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
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
命。我不敢知。曰有殷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
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王乃初服。若生于
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
年。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國風蠲螬曰。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小宛曰。各敬爾

儀。天命不又。○大明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蕩曰。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沈音○周頌維天之命曰。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

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生。以中。所謂命也。是以有

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取福。不能者敗

以取禍。○晏子曰。天道不諂。不貳其命。齊侯欲禳。彗

禳無益也。○胡傳曰。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春秋

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守

宙在其手者也。不封於天。以養立命。不喪於命。而宰
表記曰。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天謂命。春秋
家語孔子絕糧於陳蔡。乃召子路而問曰。吾道非乎。
奚至於此。子路曰。君子無所困。今夫子積德懷仁義
行久矣。子曰。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
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幽
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
節。為之者人也。死生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伯心。
生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伯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
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
終始乎。○良農能稼。不必其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為
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不必其能容
說苑。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孔
子之宋。匡簡子將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孔子曰。何仁
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也。是丘
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立之罪也。命也夫。不始於首
論衡曰。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
形。猶陶者用土為簋。廉或為有稜之簋。廉詳徐曰廉稜也。或為有稜之簋。又音同。廉音同。

或古人通用治者用銅為梓杆矣。器形已成不可小

大。人體已定不可減增。用氣為性。性成命定。

啓蒙訓曰。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

陽。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以忠者

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

子胥不見殺。

續統訓曰。不可謝者。天地之時。不可逃者。萬物之數。

日之夕也。暝。月之晦也。魄。露之朝也。晞。冰之春也。泮。

其時至。其數窮也。

史賈誼鵬賦曰。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

或推而還。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命不可說兮。就知

其極。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運數有命兮。惡識

其時。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

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搏。

言不必執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至人遺物兮。獨與

住要生道俱。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

三國常林傳曰。原始要終。以天地為一區。萬物為芻

狗。該覽玄通。求形影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

古今類史 卷八 福陸

晉贛虞思游賦曰。孔揮涕於西狩兮。臧考祥於婁甸。

也大龜。跖肆暴而保义兮。顏履仁而夙祖。何否太之靡

所兮。嗟榮辱之不圖。運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

可為。求之者勞兮。欲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

宋顧愷之曰。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

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

得喪。○夫生之資氣。清濁異源。命之稟數。盈虛乖致。

是以心貌詭質。性運舛殊。故有邪正昏明之差。脩天

榮枯之序。皆理定於萬古之前。事徵於千代之外。冲

神寂鑒。一以貫之。○形氣之具。必有待而存。顯蒙之

倫。豈無因而立。

宋隱逸傳。晉陶潛與子書曰。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

古聖賢。誰能獨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

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通不可妄求。壽

夭永無外請故邪。

雷次宗與子姪書曰。夫生之脩短。咸有定分。定分之

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率耳。

梁劉峻辨命論曰。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關紛紜。莫

古今類用 卷八 三
知其辨。○夫通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為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兆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紛糾。循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極。或立教以進庸情。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

隋李德林天命論曰。生其德者天。應其時者命。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為也。

唐蕭瑀非劉孝標辨命論曰。人稟天地而生。所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係諸人。今一歸於命。非先王所以

古今類用
教人者。

李泌對德宗曰。夫命者已然之言。惟君與相不當言命。君相所以造命也。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

宋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張子曰。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道。○

性於人無不善。係其善反不善而已。逆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係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天而已。故論生死。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

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有真得也。○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明崔銑松窓寤言曰。天子爾明而覆昏之。天子汝聰

而復賊之。天困汝窮而強達之。天困汝賤而強貴之。尚足與言性命乎。

王文成曰。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

楊慎璣語曰。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初。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而推數。因數而推理。

仁

乾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繫辭曰。仁者見之謂之仁。○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
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智

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
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

者不亦難乎。○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中
心惜也。愛人之仁也。○仁者天下之表也。○厚於仁

者薄於義。○禮運曰。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
者尊。○經解曰。上下相親謂之仁。○儒行曰。溫良者

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音
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

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戴仁而行。抱
義而處。○鄉飲酒義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盛

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
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借假

太甲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書太傳。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子曰。夫山葱然

高。葱然高。則何樂焉。山草木生焉。鳥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焉。出雲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句。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亨。此仁者之所樂於山者也。葱青貌。山賦。凌極青葱。

六韜曰。仁之所在者。天下歸之。

文子曰。積惠重厚。使萬物忻忻樂其性者。仁也。鬻子曰。除天下之害。謂之仁。

關尹子曰。聖人知人無我。故同之以仁。

尸子曰。仁則人親之。義則人尊之。智則人用之也。

荀子曰。仁義禮善之于人。辟之若貨財粟米之于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無有之者窮。○王者仁也。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

淮南子曰。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救失也。

韓詩外傳曰。仁道有四。仁者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謙。

揚子曰。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文中子曰。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為乎。

抱朴子曰。仁者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

漢武帝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

延篤仁孝論曰。物有出微而著。事有曲隱而彰。仁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仁以枝葉扶疏為大。孝以本根充實為先。

劉放傳詔曰。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

齊文襄書曰。位為大寶。守之未易。仁誠重任。終之實難。或殺身成名。或去食存信。比性命于鴻毛。等節義於熊掌。夫然者。舉不失德。動無過事。進不見惡。退無

謗言。

樂喜耀王曰。仁者有惻隱之心。本生于水。

宋周子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張子曰。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遜其志于仁。則得仁。遜其志于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仁通

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父
而動以變。○仁統天下之善。○虛者仁之體。禮義者
仁之用。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仁。
非仁則無以見天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
非我也。知其在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已。則與天地
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公只是仁之理。公而
以仁體之。則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仁所以能恕。
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朱子曰。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則無
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
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
無不包。其發用則為愛敬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
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
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
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
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
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

之本莫不在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于求仁也。○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殺身成仁則以歆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決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謂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廓然而太公者。仁之所謂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

子曰。山曰。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為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為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蟲。正塗之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絕簡。孟子慤激於首章。聖人深切為人。莫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潔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明何仲默曰。仁者可生可殺之道也。義者可取可與之道也。

義

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坤文言曰。方其義也。○義以方外。○係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和順于道德而理於義。

文王世子曰。聖人之記事也。紀之以義。○禮運曰。陳

義以種之。○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

義起也。義者藝之分。去聲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

之者強。○為義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

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獲也。合之以仁而不安

之以樂。猶獲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于順。猶食

而弗肥也。○祭義曰。致義則上下不悖亂矣。○表記

曰。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

已矣。○厚於義者薄於仁。○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

皆有事於天下。○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

不得自是。○鄉飲義曰。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

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

西方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

喪服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

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

古今類月

八卷八

三

國語曰。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之何。民之與處而棄之也。○趙簡子曰。衛有士十人于君所。十人者其言皆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義也。○釋名曰。義者宜也。裁判事物使合宜也。○說文曰。義者已之威儀也。○關尹子曰。聖人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呂覽曰。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不可易。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為不義也。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饋之。爰旌目三饋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嘻。汝非盜耶。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夫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豈不遠哉。○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矣。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有所達也。淮南子曰。衆人之所見者寡。事之可權者多。今日何

為而榮乎。且日何為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為而義。且日何為而榮。榮不義而富貴也。此難知也。問瞽師曰。白

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如。曰。黢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賢不肖。皆知其為義也。使陳忠孝而知所出者鮮矣。○國無義。雖大必亡。

冊府元龜曰。傳曰。不為義疚。又曰。義者天下之制也。蓋管氏以為國維。呂覽謂之事紀。故在上者好之。民莫敢不服者矣。中國以還。大道云喪。邦乏純德之士。鄉鮮不貳之老。巧知競逐。媮薄日滋。乃有秉操殊特。挺志英果。捐已以濟物。捨生而殉名。歷險夷而無改。來急難而必赴。不謀舊國。不忘故君。蹈危機以明節。冒白刃而紓患。觸內而長。其流寔繁。皆本乎剛毅之存誠。忠厚之成性。蘊至德於深衷。彰盛烈乎所履。用能孤風激於頽俗。英名傳於遐世。凜然之氣。久而益振。仲尼所謂聞而不徙者可憂。見而不為者非勇。斯亦感激於衰世而發論也。

續漢書曰。義之所重。豈知生命。何為以死相懼。
三國梁習傳斷曰。死有重于太山。輕于鴻毛。故君子
不為苟存。不為苟亡。

宋世祖追贈袁淑詔曰。夫輕生重義。亟聞其教。世蔽
國危。希遇其人。自非達義之至。識正之深者。孰能抗
心衛主。遺身固節者哉。

房叔安曰。布衣章帶之士。啣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
也。

隋史論曰。古人以天下至大。方身則小。生為重矣。比
義則輕。然則死有重于太山。生以理全者也。生有輕
於鴻毛。死與義合者也。然死不可追。生無再得。故處
不失節。所以為難。

唐史論曰。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
也。後身先義。仁也。身可殺。名不可死。志也。終始一操。
雖顏蒿岳。不吾壓也。忠義者。真天下之太閑歟。
韓愈曰。行而宜之。之謂義。

元廉希憲教子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於已。謂
臯陶稷契伊傅周召為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

無牽制。三代可復。

張子曰。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志養吾內也。○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先。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身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遷於仁者於義或害。○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思進德者徙義必精。○義公天下之利。

禮

乾文言曰。亨者嘉之會也。○大壯象曰。君子以非禮弗履。○繫辭曰。德言盛。禮言恭。○履。德之基也。○履和而至。○履以和行。諫以制禮。

左傳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

曰。是儀也。非禮也。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生死。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締也。民之所以生也。大不亦宜乎。○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

○樂記曰。中正無邪。禮之實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禮有大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益。微者不可大也。○禮器曰。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先生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理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仲尼燕居曰。禮者理也。樂者節也。

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

家語子曰。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

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

唯其當之為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

屠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

天地比。齊秦襲也合入乎耳。出乎口。空谷傳聲也是說之難

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精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

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

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

張子曰。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感

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能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

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

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

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

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

之也。

蔡氏曰。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

古今類聚
真知見之非真見耳。

智

乾彖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文言曰。貞者事之幹也。○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明夷象曰。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蹇彖曰。見險而能止。智矣哉。○繫辭曰。智者見之謂之智。○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

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復小而辨於物。○復以自知。說命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

大雅桑柔曰。維此聖人。瞻言百里。○蒸民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周頌長發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

左傳曰。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胡傳曰。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

禮器。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智。

文子曰。智欲圓。智欲圓者。終始無端。乃流四方。淵泉而不竭也。○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

關尹子曰。聖人智識無我。故照之以智。

荀子曰。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偏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偏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

所正矣。相高下。視肥瘠。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美

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使備用。君

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樽以相

耻。作言或合而薦樽共飲不合而耻作相加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若夫

商。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

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

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也。其察言必當理。事必當

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

管子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

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見也。輻輳並進則明不塞矣。

呂覽曰。帝者同氣。王者同義。霸者同力。勤者同居。亡者同名。則猶音屋矣。其智彌猶者其所同彌猶。其智

彌精者其所同彌精。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愚者其所

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戎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為之莽莽也。指麻而示之。

曰。孰壞壞也。何以為之莽莽也。壞壞散亂也。莽莽平也。言麻散亂何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其

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為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為智。悖若此。則國無以存矣。

子華子曰。驥所以見珍者。以其日行千里也。滿旬而乘至。則與駕車均矣。箭所以為貴者。以其弦直而至

也。窮日而取至。則與不至者同矣。智所以為妙者。以其應時而知。若事過而後知。則與無智者齊矣。昔者

吳起相楚。貴族攻之。起欲討警而挿矢王屍。陽虎在圍。魯人出之。虎欲報德而傷之以戈。謀不斯須。一讐

古今類用
得兩報。其智可謂應時而知矣。張祿之入秦。魏冉悔
不先斬而後奏。故發憤而致死。智不早決。敗而方悔。
其智可謂與無智者同矣。故有智而不能施。非智也。
能施不能應。亦非智也。嗚曰。力貴突。智貴卒。音出此之
謂矣。

淮南子曰。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
而獨知守其門。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
而不乏。此之謂天解。○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
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
而太重。或任間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
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辟之猶
猩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往古來今
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
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闕者不可與論至。
○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論無形
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物之可以喻
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
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

朕

埒平等也形平等之中有淵微之理

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

說苑曰。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於立斷也。所以尚騏驎為立至也。是以聰明敏捷欲人之入也。○聰者耳聞明者目見。聰明形則仁愛著。廉耻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勤不得。智者不為非其事。○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源泉潰潰。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絮而出。其似善

者。衆人取平。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潤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智之所以樂水也。○仲尼告顏淵曰。成人之行。達乎性情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原。若此而可謂成人矣。○宇宙之內。鸞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鼃。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否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之商。不知倚頓之富。○申生曰。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內納音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

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知不重惡。揚子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子不虞。以保天命。或問明。曰。微。曰。微何如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諄乎。聰明其至矣乎。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群倫。漢馬援總論曰。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朱浮責彭寵曰。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

三國譙周曰。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晉裴頠曰。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墮高壖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智之所能覽也。陳虞寄諫曰。智者鑒未形。明者不再計。宋張子曰。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

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密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著。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成吾性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為己力。吾不知其智也。○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清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能。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智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程子曰。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而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

蘇洵曰。天下有大智。有小智。人之知慮。有所及。有所

古今類聚 卷八
不及。聖人以其大智而兼其小智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智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日月经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内。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麤。

明。或問曰。雲山出也。而山以之靈。烟火出也。而火以之畜。不亦異哉。郁離子曰。善哉問。夫人之用智者亦猶是也。夫智人出也。善用之。猶山之出雲也。不善用之。猶火之出烟也。韓非囚秦。鼂錯死漢。烟出火也。○水鴟翔而大風作。穴蟻徙而陰雨零。豈其知之獨覺哉。惟其心之專也。是故知暝潦者莫如農。知水草者莫如馬。知寒暑莫如虫。故以刑守閤。以瞽聽樂。攻其專也。故曰。誠則明矣。水鴟之知風。穴蟻之知雨。何大復曰。夫移易之間。謂之變化。變化之成。謂之合同。觀合同則可以見端委。故物必求之端委矣。端委

見則能一萬物。是故不出戶而知星辰，不下堂而知山川。夫天之相去，至高也；地之相去，至遠也；必身及而目覩，是天不可厝而地不可紀也。夫累寸者至尺必差，累銖者至兩必差。故括天下之物，必求端委，求端委，乃見天下之窳繫。窳者物之以生者也，繫者物之以會者也。窳繫得則心通，心者天下之至神者也。

信

乾文言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比爻曰：有孚盈缶。○大有爻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

革爻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中孚彖曰：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係辭曰：履信思乎順。○有其信者必行之。仲虺誥曰：彰信兆民。○武成曰：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國風蝮蝮曰：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左傳曰：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吳子來請尋盟，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神明以要之，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

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舍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晉侯伐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者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信載義而行之。謂利。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烏用質。○南蒯將畔。筮得坤六五。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秋七日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胡傳曰。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誑盟。誑盟煩而約劑亂。

然後有交質子。春秋革薄從忠。于參盟書曰。謹其始也。檀弓。周豐對哀公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忠信誠懇之心。以蒞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儒行曰。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忠信以為甲冑。○聘義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此夫子答子貢問貴玉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化。化在令外。國策。魏太子謂魏侯曰。主信臣忠。國之寶也。

關尹子曰。聖人之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慎子曰。折券契。屬符節。賢不肯用之。

呂覽曰。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

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辭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丹漆染色不貞。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惟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齊桓公將與魯莊公盟。曹劌按劍當兩陞之間。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不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與。不可謂信。不

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劌賊也。信之於仇賊。又况於非仇賊者乎。夫九合之而合。一匡之而聽。從此至矣。淮南子曰。管子以小奪成大榮。蘓秦以百誕成一信。○胡人彈骨。越人鬻臂。中國毀盟。其於信一也。冊府元龜。仲尼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則知君子勵不期之節。哲人懷可復之言。自其誠而至於明。發其中而形於外。所以不言示於掛劍。殺鷄應乎干。

里。徐禕群兒赴於竹馬。郭一諾重於黃金。著行立誠。可

謂至矣。○季札解寶劍繫徐君冢樹。從者曰。徐君已

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已心許之。豈以死倍

吾心哉。○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

形於內。感動應於外。

晉。孫盛斷呂岱誅士徽曰。夫乘遠能邇。莫善於信。保

大定功。莫善於義。故齊桓創基。德彰於柯會。晉文始

伯。義顯於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盟。今問長世。

貽範百世。

宋韓延之疏曰。席上靡欵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

梁劉孝標論曰。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

崔讓之答神武語曰。若不以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

以此定伯。是却行而求前耳。

周宇文護令有司移齊書曰。夫有義則存。無信不立。

山岳猶輕。兵食非重。故言誓弗違。重耳所以享國。祝

史無愧。隨會所以為盟。

宋張子厚曰。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

神

觀彖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繫辭曰。範圍天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陰陽不測之謂神。○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精義入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樂記曰。情深而文明。德盛而化神。○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管子曰。形不正者德不飭。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飭德。萬物畢得。翼然自求。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

鬼谷子曰。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

古今類用 卷八 五十四
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

淮南子曰。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妙於無聲。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仍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矣。

或問神。楊子曰。心。請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况於人乎。况於事倫乎。神在所潛而已矣。○神心恍惚。經緯萬

方。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為聖。始于思。終于思。非無思不待思也。○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犬順。致天下之大利。如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

卮辭曰。人心之靈。思而已矣。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量也。精誠之極也。

子華子曰。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效也甚徑。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窺。洞於

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挹之而不冲。注之而不滿。
○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是以精止則滯。神昏則伏。

劉子新書曰。形者生之器也。心者神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蕩則形傷。

史道家指要曰。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神者物受之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

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漢劉歆曰。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為休息。神無也。○形也者。無知之物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

孔融薦禰衡曰。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北史杜弼答邢劭語曰。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則

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於形。形小神不

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過于

崔琰。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使崔季珪代操自

捉刀立牀頭既畢令謀問曰魏王何如使答曰

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神之於形猶君

之于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

宋周子曰。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大順

大化。莫知其然之謂神。○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

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張子曰。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氣

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

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

○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

礙則形。○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

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

與。○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

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耳。○虛明鑒照。神之明也。無

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神化者天

之良能。非人所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
之道。其必知神之為也。○狗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
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性性為
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
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旁行不
流。圓神不已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凡可
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
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遺

○太虛者氣之體。聚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

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理其至
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至。理無不具。烏。氣之既形。
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烏。渾然一體。而不見其餘。物各
賦命。而不見其不足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
不知其所以神。

明莊景曰。取乎內而忘乎外。得之心而應之手。如相
馬之神。非牝非牡。如斲輪之巧。不疾不徐。斯其至矣。
若夫優人之學。孫叔敖。抵掌談笑。得其形似者。奚可

潘府南山素言曰。莫微於義。惟神能知之。莫妙於神。惟聖能窮之。

宋濂蘿山雜言曰。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冲然若虛。淵然若潛。渾然無隅。凝然弗移。充然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揚慎絜語曰。行川之水。無不盈之科。走盤之珠。無可留之影。故曰神不可測。化不可為。○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庖丁解牛。所見無非牛。故曰至誠之不盡。齊

魚之不察。精義之不致。龍蠖之不知。外典曰。子能格物矣。未知物格也。○太寶無為而首物。太極不動而搆天。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二軸。各以其力旋。萬事分純。易之芻狗。萬物形色。神之糟粕。

幾

乾文言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屯爻曰。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繫辭曰。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
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
見者也。漢書吉之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斷可識
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益稷謨曰。惟時惟幾。惟幾惟康。

淮南子曰。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其且雨
也。陰曠未集而魚已噞矣。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
響疾徐。以音相應。○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
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

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去
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
吝。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
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
往。則知其所以來者。

史李斯說秦始皇曰。胥人者去其幾者也。成大功者
在因瑕釁而遂忍之。去猶失也。言胥吏小人失幾。君
子見幾可為則忍。心剪除而為

漢邳那傳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

以理隱難昭。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
魏閻忠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
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機以發。今遭難
得之運。蹈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
享大名乎。

晉孫盛斷譙周傳曰。屈伸有會。情勢代起。越王所以
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
邵正曰。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知
者應機。謀夫演畧。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

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寸
揚。先以發揮也。

呂龍傳曰。應龍以屈伸為神。大人以知機為美。

魏陸獻上高祖表曰。時不再來。幾宜易失。毫釐之差。
致悔千里。天與不取。返受其咎。所謂見而不作。遇在
介石者也。

伏乞國仁曰。守常迷運。先達耻之。見幾而作。英豪之
舉。

宋朱弁上高宗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

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

周子曰。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張子曰。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於正。○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